續資治通鑑/卷01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六 ◄

續資治通鑑
卷十七

► 卷十八

【宋紀十七】起昭陽大荒落十月，盡閼逢敦牂六月，凡九月。

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淳化四年〈（遼統和十一年）〉[1]

冬，十月，甲申朔，遼主如蒲瑰阪。

庚申，尚書左丞張齊賢出知定州。齊賢自言：「母孫氏年八十五，抱羸疾，不願離左右。」帝許之。齊賢在相位時，母入謁禁中，帝歎其壽考有令子，多賜手詔存問，別加錫與，搢紳以為榮。齊賢尋遭母喪，水漿不入口者七日。自是日啖粥一器，終喪止食脫粟飯。

先是大名府豪民有峙芻茭者，將圖厚利，誘姦人潛穴河堤，歲仍決溢，知府事趙昌言識其故，一日，堤吏告急，昌言命徑取豪家廥積以給用。由是無敢為奸利者。

屬河決澶州，西北流入御河，漲溢浸府城。昌言率卒負土填之，數不及千，乃索禁旅佐其役。或偃蹇不進，昌言怒曰：「府城將墊，人民且溺，汝輩食厚祿，欲坐觀邪？敢不從命者斬！」眾股栗趨事，不浹辰而城完。帝聞而嘉之，壬戌，降璽書獎諭。

詔罷諸路提點刑獄司，歸其事于轉運司。

詔審官院：「自今京朝官未曆州縣者，不得任知州、通判。」從蘇易簡請也。

庚午，從判三司魏羽言，始分天下州縣為十道，曰河南，河東，關西，劍南，淮南，江南東、西，兩浙東、西，廣南。以京東為左計，京西為右計。魏羽為左計使，董儼為右計使，中分十道以隸，而各道則署判官以領其事。

辛未，右僕射、平章事李昉，給事中、參知政事賈黃中、李沆，左諫議大夫、同知樞密院事溫仲舒，並罷守本官。翰林學士張洎草制，言：「昉任在燮調，陰陽乖戾，宜加黜削以儆具臣。」帝不從，制詞仍以「久壅化源，深辜物望」責之。

是日，以吏部尚書呂蒙正守本官、平章事。蒙正初為相時，金部員外郎張紳知蔡州，坐贓免，或言於帝曰：「紳，洛中豪家，安肯求賕！乃蒙正未第時丐索于紳不能如意，致其罪耳。」帝即命復紳官，蒙正終不自辨。未幾罷相，會考課院得紳舊事實狀，乃黜之。於是蒙正復為相，帝謂曰：「張紳果實犯贓。」蒙正亦不謝。

以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為給事中、參知政事。易簡外若坦率，中有城府。由知制誥為學士，年未滿三十，在翰林八年，寵遇絕倫，或一日至三召見。李沆後入，在易簡下。及沆參政，乃以易簡為承旨，錫賚與參政等。帝意欲遵舊制，且俟稔其名望，乃正台席。而易簡以親老，急於進用，因召見，亟言時政闕失；沆等罷，即命易簡代之。易簡母薛氏，嘗入禁中，賜寇帔，命坐，問：「何以教子？」對曰：「幼則束以禮讓，長則訓以詩書。」帝顧左右曰：』今之孟母也。」是日，又以樞密都承旨趙鎔、直學士向敏中並同知樞密院事。鎔等入對，帝曰：「昉、黃中等以循默守位，故罷。卿等宜各戮力以副超擢。」

壬申，以左諫議大夫寇准出知青州，帝顧准厚，既行，念之，常不樂，語左右曰：「寇准在青州樂否？」對曰：「准得善藩，當以為樂也。」數日，輒復問，左右對如初。其後有揣帝復召用准者，因對曰：「陛下思准不少忘，聞准日置酒縱飲，未知亦念陛下否？」帝默然。

丁丑，以知大名府趙昌言為給事中、參知政事，命乘疾置以入，即赴中書視事。時京城連雨，昌言請出廄馬分佈外郡就秣。言事者或以盛秋備邊，馬不可闕，昌言曰：「塞下積水瀰漫，必無南牧之患。」乃從其議。

虞部員外郎、知制誥王旦，趙昌言婿也。昌言既參政，旦以官屬當避嫌，引唐獨孤郁、

權德輿故事辭職。癸未，命為禮部郎中、集賢院修撰；及昌言罷，乃復令知制浩。

翰林學士張洎知吏部選事，嘗引對選人，帝顧之，謂近臣曰：「張洎富有辭藻，至今尚苦心讀書，江東士人中之冠也。然搢紳當以德行為先，苟空恃文學，亦無所取。」呂蒙正曰：「裴行儉不取王、楊、盧、駱，正為其無德耳。」

京畿民有擊登聞鼓訴失豭豚者，詔令賜千錢償其直，因語宰相曰：「細事亦為聽決，大可笑也。然推此心以臨天下，可以無冤民。」

閏月，己亥，帝謂輔臣曰：「朕聞孟昶在蜀，亦躬親國政。然于刑獄優遊不斷，每有大辟，罪人臨刑，必令人偵伺其言，一言稱屈，即移司覆勘，至有三五年間不決者，以為夏禹泣辜，竊效之，而不明古聖之旨，蓋大禹自悲不及堯、舜，致人死法，所以下車而泣。今犯罪之人，苟情理難恕者，朕固不容也。」參知政事蘇易簡、趙昌言對曰：「臣等聞李煜有國之日亦如此，每夏則與罪人張紗廚以禦蚊蚋，冬則給與衾被，恣其安暝。如犯大辟者，仍令術士燃燈以卜之，苟數日間燈不滅者，必移司勘劾，恐其冤枉。至有冬月罪人戀其溫燠而不願疏放者。」帝笑曰：「庸暗如此，不亡何待！」

己酉，置三司總計度使，以陳恕為之；凡議論計度，並令恕參預。恕以官司各建，政令互出，難以經久，極言其非便，帝不聽。

周太后符氏卒。

轉運副使鄭仁寶議禁鹽池，用困趙保吉，保吉遂率邊人四十二族寇環州，邊將多為所敗。

十一月，甲寅朔，日南至，御朝元殿受朝。帝孜孜為治，每旦，御長春殿受朝，聽政罷，即御崇政殿決事，比至日中，尚未禦食。己未，金部員外郎謝泌，請自今前殿聽政華，且進食，然後御便殿決事，不報。既而謂宰相曰：「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，不遑暇食，此自有故事。然泌此奏，亦臣子愛君之忠也。」又嘗謂左右曰：「寸陰可惜。苟終日為善，百年之內，亦無幾耳，可不勉乎？」

呂蒙正入對，論及征伐，帝曰：「朕比來用師，蓋為民除暴；苟好功黷武，則天下之民　替滅盡矣。」蒙正對曰：「前代征遼，人不堪命，隋煬帝全軍陷沒，唐太宗身先士卒，終無所濟。蓋治國之道，在內修政事，則遠人來歸。」帝然之。

武甯節度使曹彬來朝。丁卯，宴長春殿以勞之，詔翰林學士錢若水、樞密直學士張詠並赴宴，從蘇易簡之請，復舊制也。易簡數舉翰林中故事，前為承旨時，帝待若賓友；及參大政，每見帝不復有款接之意，但正色責吏事而已，易簡乃悔其求進之速。

癸酉，罷隴州所獻白鷹。

先是緣江多盜，詔以內殿崇班楊允恭督江南水運，因捕寇黨。行及臨江軍，擇驍卒，拏輕舟，伺下江賊所止。夜，發軍出城，三鼓，遇賊百餘，拒敵久之，悉梟其首。又趨通州境上躡海賊，賊系眾舟，張幕，發勁弩短礮，允恭兵刃所向，多為幕所縈。礮中允恭左肩，流血及袖，容色彌壯，徐遣善泅者以繩連鐵鉤散擲之，壞其幕，士卒爭進，賊赴水死者大半，擒數百人。自是江路無剽掠之患。以功轉洛苑副使，管句江、淮、兩浙都大發運，擘劃茶鹽捕賊事，賜紫袍金帶，錢五十萬。先是三路轉運使各領其職，或廩庾多積，而軍士舟楫不給，雖以官錢雇丁男挽舟，而土人憚其役，以是歲上供米不過三百萬。允恭盡籍三路舟卒與所運物數，令諸州擇牙吏悉集，允恭乃辨數授之，江、浙所運，止於淮、泗，由淮、泗輸京師。行之一歲，上供者六百萬。

十二月，戊申，西川都巡檢使張玘，與王小波戰于江源縣。玘射中小波額，既而玘為小波所殺，小波亦病創死，眾推其党李順為帥。初，小波之黨止百人，州縣失於備禦，所在盜賊爭附之。張玘之死也，其麾下兵四百餘人奔歸西川，轉運使樊知古不受，縱使亡去，賊勢由是日盛，眾至數萬，攻陷蜀、邛諸州，殺官吏無數。

是歲，遼放進士石熙載等二人。

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淳化五年〈（遼統和十二年）〉[2]

春，正月，癸丑朔，遼漯陰鎮水，漂溺三十餘村。遼主命疏舊渠；甲寅，蠲行在五十里內租；戊午，免宜州賦調。

戊辰，上元節，帝御樓賜從臣宴，語宰相呂蒙正曰：「晉、漢兵亂，生靈凋喪殆盡，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。朕躬覽庶政，萬事精理，每念上天之貺，致此繁盛，乃知理亂在人。」蒙正避席曰：「乘輿所在，士庶走集，故繁盛如此。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，饑寒而死者甚眾，未必盡然。願陛下視近以及遠，蒼生之幸也。」帝變色不言，蒙正侃然復

位，同列咸多其伉直。

帝嘗諭中書選人使朔方，蒙正退，以名上，帝不許。它日，三問，三以其人對，帝怒，投其書於地曰：「何太執邪！」蒙正徐對曰：「臣非執，蓋陛下未諒耳。」因固稱：「其人可使，餘人不及，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。」同列皆惕息不敢動，蒙正搢笏俛而拾其書，徐懷之而下。帝退，謂左右曰：「是翁氣量我不如。」卒用蒙正所選。覆命，大稱旨，帝於是益知蒙正能任人。

初，右諫議大夫許驤知成都府，及還，言於帝曰：「蜀土雖安，其民浮窳易擾，願謹擇忠厚者為長吏，使鎮撫之。」時東上閤門使吳元載實代驤為成都，元載頗尚苛察，民有犯法者，雖細罪不能容，又禁民游宴行樂，人用胥怨。王小波起為盜，元載不能捕滅。於是李順構亂，東上閤門使郭載受命知成都，行至梓州，有日者潛告載曰：「成都必陷，公往亦當受禍，少留數日則可免。」載怒曰：「天子詔吾領方面，阽危之際，豈敢遷延！」遂行。先是李順引眾攻成都，燒西郭門，不利，去攻漢州、彭州，連陷之。載既入城，賊攻愈急。己巳，城陷，載與轉運使樊知古斬關而出，帥餘眾奔梓州。

李順入據成都，僭號大蜀王，改元曰應運，遣兵四出侵掠，北抵劍關，南距巫峽，郡邑皆被其害。

寬饑民罪，從蔡州知州張榮等請也。凡因饑持杖劫人家藏粟，止誅為首者，餘悉以減死論。

靈州及通遠軍，皆言趙保吉攻圍諸堡寨，侵掠居民；帝聞之，大怒，決意討之。癸酉，命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繼隆為河西兵馬都部署，尚食使尹繼倫為都監，以討保吉。

甲戌，帝始聞李順攻劫劍南諸州，命昭宣使、河州團練使王繼恩為西川招安使，率兵討之，軍事委繼恩制置，不從中覆。

吏部尚書宋琪上書言邊事曰：「臣頃任延州節度判官，經涉五年，邊境之事帳，熟于聞聽。大約党項，吐蕃風俗相類，其賬族有生熟戶，接連漢界，入州城者謂之熟戶，居深山僻遠者謂之生戶。我師如入夏州之境，宜先招到接界熟戶，使為鄉異。其強壯有為者，令去官軍三五十里踏白先行，而步卒多持弓弩槍钁 屈隨之。以三二千人登山偵邏，俟見坦途寧靜，可傳號勾馬，遵路而行，我皆嚴備，保無虞也。党項號為小蕃，非是勍敵，

誠如雞肋，若得出山布陳，止勞一戰，便可蕩除。深入則饋運艱難，窮追則窟穴幽邃。莫若緣邊州鎮，分屯重兵，俟其入界侵漁，方可隨時掩擊，非惟養勇，亦足安邊矣。又，臣曾受任西川數年，經歷江山，備見形勝要害。利州最是咽喉之地，西過桔柏江，去劍門百里，東南去閬州水陸二百餘里，西北通白水、清州，是龍州入川大路，鄧艾於此破蜀。其外三泉、西縣、興、鳳等州，並為要衝。請選有武略重臣鎮守之。」奏入，帝密寫其奏，令李繼隆、王繼恩擇利而行。

左正言、直昭文館王禹偁言：「臣淳化二年任商州團練副使之日，故團練使翟守素兩曾夏州駐泊，守素與臣同看報狀，見李繼遷進奉事，因謂臣曰：『此賊未是由衷，必恐終懷反側。』又言：『繼遷曾被左右暗箭射之，面上創痕尚存。』臣自聞此語，貯於心，以為此賊不必力除，自可計取。語曰：『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。』伏望曉諭蕃戎及部下逼脅之徒，邊上驍雄之士，多署賞賜，高與官資，使左右生心，蕃戎並力，繼遷身首不梟即擒。恐小蕃力所不加，則少以官軍應接，何必苦煩睿略，多舉王師！且自陝以西，歲非大稔，加之餽餉，轉恐凋殘。河北雖是豐登，須修邊備。況此賊通連北敵，朝廷具知，周亞夫所謂擊東南而備西北，正在此時也。不可忽茲小豎，弗顧遠圖。」

遼霸州民李在宥，年百三十有三，賜束帛、錦袍、銀帶，月給羊酒，仍復其家。

辛巳，詔除兩京諸州淳化三年逋負。

二月，甲申朔，帝始聞成都陷，召宰相謂曰：「豈料賊勢猖熾如此，忍令隴、蜀之民陷於塗炭！朕當部分軍馬，旦夕討平之。」遂命少府少監雷有終、監察御史裴莊並為峽路隨軍轉運使，工部郎中劉錫、職方員外郎周渭為峽路西至西川隨軍轉運使，馬步軍都軍頭王杲帥兵趨劍門，崇儀使尹元帥兵由峽路以進，並受招安使王繼恩節度。或言莊蜀人，不宜復遣入蜀，帝益倚信之。

李順分遣數千眾北攻劍門，劍門疲兵才數百，都監開封上官正奮厲士卒，出禦之。會成都監軍宿翰領麾下投劍門，適與正兵合，遂迎擊賊眾，大破之，斬馘幾盡；餘三百人奔還成都，順怒其驚眾，悉命斬於東門外。初，朝廷深以棧路為憂，正等力戰破賊，自是閣道無壅。甲辰，以正為劍州刺史，充劍門兵馬部署，翰為昭州刺史。

己酉，以兩川盜賊，徙封益元傑為吳王，領淮南、鎮江節度使。初，考功郎中姚坦為益王府翊善，好直諫。王嘗作假山，所費甚廣。既成，召僚屬，置酒共觀之，眾皆歎美，

坦獨俯首不視。王強使視之，坦曰：「但見血山耳，安得假山！」王驚問其故，對曰：「坦在田舍時，見州縣督稅，里胥臨門，捕人父子兄弟，送縣鞭笞，血流滿身。此假山皆民稅賦所為，非血山而何？」時帝亦為假山未成，有以坦言告之，帝曰：「傷民如此，何用山為！」命亟毀之。

王每有過失，坦未嘗不盡言規正，宮中自王以下皆不喜。左右乃教王稱疾不朝，帝日使醫視疾，逾月不瘳，帝甚憂之，召王乳母入宮問狀。乳母曰：「王本無疾，徒以翊善姚坦檢束王起居，曾不得自便，王不樂，故成疾。」帝怒曰：「吾選端士為王僚屬者，固欲輔王為善耳。今王不能用規諫，而又詐疾，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。王年少，未知出此，必爾輩為之謀。」因命捽之後園，杖之數十。召坦，慰諭之曰：「卿居王官，為群小所嫉，大為不易。卿但能如此，無患讒言，朕必不聽也。」

令諸路轉運司：「每歲部內諸州民租轉輸它郡者，通水運處當調官船，不通水運處當計度支給，勿得煩民轉輸。」

帝謂宰臣曰：「倖門如鼠穴，何可盡塞！但去其甚者斯可矣。近來綱運之上，篙工、楫師有少販鬻，但不妨公，一切不問，冀得官物至京無侵損耳。」呂蒙正對曰：「水至清則無魚，人至察則無徒。小人情偽，君子豈不知，以大度容之，則庶事俱濟。」

三月，甲寅，詔王繼恩：「戒前軍所至，賊党敢抗王師，即當誅殺；其偶被脅從而能歸順者，並釋之，倍加安撫。」

高麗始用遼年號，丁巳，遣使告行正朔，乞還俘口。遼主許其贖還，遣崇祿卿蕭述管、御史大夫李浣齎詔撫諭之。

大理評事陳舜封父隸教坊為伶官，坐事黥面流海島。舜封舉進士及第，任望江主簿，轉運使言其通法律，宰相以補廷尉屬。因奏事，言辭捷給，舉止類倡優，帝問誰之子，舜封自言其父。帝曰：「此真雜類，豈得任清望官！蓋宰相不為國家澄汰流品之所致也。」遂命改秩為殿直。

宋、亳民市朱江、淮間，未至，帝以時雨沾足，慮其耕稼失時；會太子中允武允成獻踏犁，以人力運之，不用牛，帝亟令秘書丞陳堯叟等往宋州，依其制造成以給民，民甚賴焉。

戊辰，復以國子學為國子監，改講書為直講，從判學李至請也。

趙保忠聞王師來討保吉，乃先攜其母及妻子、卒吏壁野外，上言已與保吉解仇，貢馬五十匹，乞罷兵。帝怒，立遣中使命李繼隆移兵擊保忠。於是繼隆兵壓境，保吉反圖保忠，夜襲之，保忠僅以身免，走還城中，資財器用，保吉悉奪之。初，保忠遣其指揮使趙光嗣入貢，光嗣頗輸誠款，詔補供奉官，再遷禮賓副使，保忠動靜，光嗣必以聞。及保忠陰結保吉，光嗣潛知之，因出家財，散士卒，誓以效順。保忠既還，光嗣執之，幽於別所，丁丑，開門納我師。繼隆入夏州，擒保忠，檻車送闕下，收穫牛羊鎧甲數十萬。保吉引眾遁去。裨將侯延廣等議誅保忠及出兵追保吉，繼隆曰：「保忠幾上肉耳，當請于天子。今保吉遠竄，千里窮磧，難於轉餉。宜養威持重，未易輕舉地。」延廣等伏其言。

初，環州民與吐蕃相貿易，多欺奪之，或致鬥訟，官又弗直，故蕃情常怨。及崇儀使柳開知州事，乃命一其物價，平其權量，擒民之欺奪者置於法，部族翕然向化。是春，徙知邠州。時調民送軍儲環州，豈已再運，民皆蕩析產業，而轉運司復督後運。民數千人入州署號訴，且曰：「力所不逮，願就死。」開亟移書轉運使曰：「開近離環州，知其芻粟可支四年。今蠶農方作，再運半發，老幼疲弊，畜乘困竭，奈何又苦之？如不罷，開即馳詣闕下，白於上前矣！」卒罷之。

夏，四月，壬午朔，詔：「應天下主吏，先逋欠官物，令元差官典及旁親人均酌填納者，凡四十五萬貫、匹、斤、石，勿復理。自今守藏、掌庾、筦榷等虧欠官物，止令主吏及監臨官均償之。」

癸未，以吏部侍郎兼秘書監李至、翰林學士張洎、史館修撰張佖、范杲同修國史。先是帝語宰相曰：「太祖朝事，耳目相接，今實錄中頗有漏略，可集史官重撰。」蘇易簡對曰：「近日委學士扈蒙修史，蒙性巽怯，逼於權勢，多所回避，甚非直筆。」帝曰：「史臣之職，固在善惡必書，無所隱耳。昔唐玄宗欲焚武后史，左右以為不可，使後代聞之，足為鑒戒。」因言：「太祖受命之際，固非謀慮所及。昔曹操、司馬仲達，皆數十年窺伺神器，先邀九錫，至於易世，方有傳禪之事。太祖盡力周室，中外所知，及登大寶，非有意也。當時本末，史官所記，殊為闕然，宜令至等別加綴緝。」故有是命。

甲申，帝聞趙保忠成擒，詔以趙光嗣為夏州團練使，高文岳為綏州團練使。削保吉所賜姓名，復為李繼遷。初，保吉徙綏州民于平夏，文岳擊走之，以綏州內屬，故有是命。

帝以夏州深在沙漠，本奸雄竊據之地，將墮其城，遷民於銀、綏間，因問宰相夏州建置之始。呂蒙正等對曰：「昔赫連勃勃僭稱大夏，蒸土築城，號曰統萬，頗與關右為患。若遂為毀，萬世之利也。」己酉，詔墮夏州故城，遷其民於綏、銀等，分給官地，長吏倍加安撫。

李繼隆聞朝議欲墮夏州，遣其弟洛苑使繼和與監軍秦翰等人奏，以為朔方古鎮，賊所窺覦之地，存之可依以破賊。並請于銀、夏兩州南界山中增置保戍以扼其沖，且為內屬蕃部之蔽，而斷賊糧運。皆不報。

丙戌，史館修撰張佖言：「聖朝編年，謂之日曆，惟紀報狀，略敘敕文。至於聖政嘉言，皇猷美事，群臣之忠邪善惡，庶務之沿革馳張，汗簡無聞，國經曷紀！請置起居院，修左右史之職，以紀錄為起居注，與時政記逐月終送史館，以備修日曆。」帝覽而嘉之，乃置起居院於禁中，命梁周翰掌起居郎事，李宗諤掌起居舍人事。

辛卯，遼主如南京。

壬辰，遼以樞密直學士劉恕為南院樞密使。

丙申，以虢州團練使梁鼛為鎮國行軍司馬。初，王化基治祖吉獄，詢其豪王姓者，云：「吾小民，見州將貧乏，相醵率為一日之壽，豈知其犯法哉！」悵歎不已。化基詰其前後郡守，王言：「三十年以來，唯梁都官不受一錢，餘無免者。」梁都官，乃鼛也，有文詞，太祖嘗欲令知制誥，為時宰所忌，遂止。化基因言於帝。時鼛已老病，不任吏事，特授華州行軍司馬，給郎中俸料。

丁酉，掌起居郎事梁周翰，請以所撰每月先進禦後降付史館，從之。起居注進禦自周翰始。

帝嘗謂左右曰：「大凡帝王舉動，貴其自然。朕覽唐史，見太宗所為，蓋好虛名者也。每為一事，必預張聲勢，然後行之，貴傳簡策，此豈自然乎！且史才甚難，務摭實而去愛憎，乃為良史也。」

壬寅，王繼恩言破賊於研口寨，北過青強嶺，遂平劍州。先是陳、滑、蔡、潁、郢、鄧、

金、房州、信陽軍皆不禁酒，太平興國初，京西轉運使程能請榷之，所在置官吏局署，歲計所獲利無幾，而主吏規其盈羨。又，酒多醨，簿不可飲，至課民婚葬，量戶大小令酤。帝知其弊，戊申，下詔募民自釀，輸官錢減常課三之二，使其易辦。民有應募者，檢視其資產，長吏及其大姓共保之，後課不登者，均償之。

己酉，王繼恩言破賊五千眾于柳池驛，峽路行營言賊三千眾攻廣安軍，擊走之。五月，甲寅，王繼恩言克綿州；又言內殿崇班曹習分兵自葭萌趨老溪，破賊萬餘眾，遂克閬州；又言巡檢使胡正遠率兵破賊，克巴州。

于巳，王繼恩至成都，引師攻其城，即拔之，破賊十餘萬，斬首三萬，擒賊帥李順。

王師之討李繼遷也，府州觀察使折御卿以所部兵來助。趙保忠既擒，御卿又言銀、夏等州蕃、漢戶八千帳族悉歸附，錄其馬牛羊萬計。戊午，授御卿永安節度使，賞其功也。

丙寅，趙保忠至自夏州，白衫紗帽，待罪崇政殿庭。帝詰責數四，保忠但頓首稱死罪；詔釋之，賜冠帶器幣，令還第聽命，仍勞賜其母。丁卯，以保忠為右千牛衛上將軍，封宥罪侯。

己巳，以右諫議大夫張雍為給事中，仍知梓州；都巡檢、內殿崇班盧斌為西京作坊使，領成州刺史；通判、將作監丞趙賀為太子中舍，監軍、供奉官辛規為內殿崇班，節度掌書記施謂為節度判官，節度推官陳世卿為掌書記，榷鹽院判官謝濤為觀察推官；皆賞勞也。

雍初聞李順亂西川，即謀為城守計，訓練城中兵，又募強勇共四千餘，令官屬分主之，輦綿州金帛以實帑藏，銷銅鐘為箭鏑，伐木為竿，紉布為索，守械悉備，遣官請兵於朝。既而斌以十州之眾援成都，弗克而還，雍即委以監護之任。子城先為江水所毀，斌諭民掘塹，深丈，引河水注之以環城。

李順遣其党相貴帥眾二十萬來攻，斌遂突出與賊戰，賊大設梯衝，夜攻城，雍命發機石碎之，火箭雜下，賊稍卻。復治攻具於城西北隅，雍紿曰：「軍士趣治裝，吾將開東門擊賊。」陽遣步騎五百臨東門。賊升牛頭山瞰城中見之，謂雍必出，乃設伏於山之東隅以待。雍即召敢死士百輩，縋而下，焚其攻具殆盡。一日，北風晝晦，賊乘風縱火，急攻北門，雍與斌等領兵據門，立矢石間，固守不動，賊不能進。世卿素善射，當城一面，

親中數百人。賊浸盛，同幕者皆謀自全，世卿正色謂曰：「食君祿，當委身報國，奈何欲避難為它圖邪！」亟曰雍曰：「此輩皆怯懦，存之適足惑眾，不若遣出求援。」雍從其言。

時賊圍城凡八十餘日，會王繼恩遣內殿崇班石知容分數千兵來救，賊始潰去。斌出兵追擊之，降者二萬餘，又破賊數萬眾，解閬州圍，斬三千人，平蓬州。

於是雍使謂馳騎入奏，帝手詔褒美，自雍以下悉加賞，雍，德州人；世卿，南劍人。

以少府少監雷有終為諫議大夫，知成都府。有終由峽路入蜀，調發兵食，規畫戎事，皆有節制。師行至峽中，遇盜，格鬥，且行且戰。進至廣安軍，賊眾奄至，鼓噪舉火；士伍恐懼，有終安坐櫛發，神氣自若。賊既合圍，有終引奇兵出其後擊之，賊驚擾，赴水火死者無算。

王繼恩之克劍州也，西京作坊使馬知節實為先鋒，繼恩嫉其不附己，遣守彭州，配以羸兵三百，州之舊卒悉召還成都。賊十萬眾攻城，知節率兵力敵，逮暮，退守州廨，慨然歎曰：「死賊手，非壯夫也！」即橫槊潰圍而出，休於郊外。黎明，救兵至，復鼓噪以入，賊眾敗去。帝聞而嘉之曰：「賊盛兵少，知節不易當也。」授益州鈐轄。

時繼恩雖拔成都，郭門十里外，猶為賊黨所據，偽帥張餘，復嘯聚萬餘眾，攻陷嘉、戎、瀘、渝、涪、忠、萬、開八州，開州監軍江甯秦傳序死之。初，賊眾奄至，傳序督士卒晝夜拒戰。嬰城既久，長吏皆奔竄投賊，傳序謂士卒曰：「盡死節以守郡城，吾之職也，安可苟免乎！」城中乏食，傳序盡出囊橐服玩，市酒肉，犒士卒而勉之，眾皆感泣力戰。既而賊勢日盛，傳序為蠟丸帛書，遣人間道上言：「臣盡死力戰，誓不降賊。」城既壞，傳序投火死。賊乘勢攻夔州，列陣西津口，矢石如雨。先是帝遣如京使白繼贇為峽路都大巡檢，統精卒數千人晨夜兼行，助討遺寇。是月，庚午，繼贇入夔州，出賊不意，與巡檢使解守容腹背夾擊之，賊眾大敗，斬首二萬餘級，流骸塞川而下，水為之赤。

辛未，降成都府為益州。

壬申，右僕射李昉以司空致仕。大朝會，令綴宰相班；歲時賜予不絕；每遊宴，多召之。

丙子，磔李順党八人於鳳翔市。

六月，壬午朔，白繼贇等捷書聞，帝降詔嘉獎。

秦傳序家寄荊、湘間，其子奭溯峽求其父屍，比至夔州，船覆而死，咸謂父死于忠，子亡於孝。奏至，帝嗟惻久之，錄傳序次子煦為殿直，以錢十萬賜其家。

辛卯，詔赦李順脅從詿誤。

賊攻施州，指揮使黃希遜擊走之。

戊戌，峽西行營破賊于廣安軍，又破賊張罕二萬眾於嘉陵江口，又破於合州西方溪，俘斬甚眾。

戊申，以待衛步軍都指揮使高瓊為鎮州都部署。

賊攻陵州，知州張旦招集民丁大破之，斬首五千餘級。

庚戌，高麗國王治以遼師侵掠其境，遣使來乞師。帝以北邊甫寧，不可輕動干戈，厚禮其使而歸之，仍優詔答治。自是高麗朝貢遂絕。

是日，遼行《大明曆》，可汗州刺史賈俊所造也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

↑ 淳化四年：癸巳，九九三年

↑ 淳化五年：甲午，九九四年